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唐

牛僧孺

字思黯弘之後弘封奇章公僧孺亦

皇甫員外二公大喜令於客戶坊稅一廟
院以居且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
而歸其日二公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
韓愈皇甫湜同謁牛先輩不遇翌日輦轂
名士咸往觀焉奇
章之名由是赫然

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

十人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
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後
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退居洛中有詩送云
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武
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
吏立班迎閫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仰須身自
得將相是門生

牛竒章鎮揚州日秀才蒯希逸有詩云蟾蜍醉裏

破。蛟。蝶。夢。中。殘。竒。章。每。坐。吟。之。

白樂天求箏於牛竒章竒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
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樂天嘗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鐘乳三千兩而歌
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鐘乳
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
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
須狂竒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

我不教狂

牛思黯有能筆者白傅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

月中僊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之詩牛是奇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

有此

李程字表臣在翰林時以堦前磚日影為入候因性懶每入必踰八磚號八磚學士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

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

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

溪不平攜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

差一字主文因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放矣程後

出大梁聞浩虛舟應弘詞復試此題慮浩愈於

已專馳一介取既至將放緘尚有憂色及觀浩

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炁程喜曰李程在裏

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吟

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浩賦

不能凌邁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之
譏就禮之夕儼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
女家索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
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

李紳

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禎同時號三俊紳嘗建亭啼淮後

人題曰短李亭

李公垂初赴薦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
其憫農詩因曰李二十秀才必為卿相果如其
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食粒粒皆辛苦

李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
及為前騶所拘紳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
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

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白傳藏書於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公垂有詩
曰寄玉蓮花藏緘書貝葉扃院閑容容讀講倦
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
莫雜小乘經。

元稹廉察江東日修龜山寺魚池為放生銘戒其
僧曰勸汝諸生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
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垂到鎮遊

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
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怒復為二絕示之云剃髮
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緣說法無高
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情活白蓮十千髻
鬢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
李相鎮淮南布素孫處士來謁李敦舊分待之殊
禮將行祖送河橋舟人回篙水濺飲妓李大怒
孫獻楊柳詞曰半額鵝黃金縷衣玉搔頭梟鳳

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舟子
獲免罪

李德裕

字文饒吉甫之子贊皇人世稱贊皇

公少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開成間京師大旱德裕拜相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德裕也吉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郡入相及德裕帥揚州後大拜一如父之年時謂異數

李吉甫父微詩以一絕投維揚都護朱甄朱殊無
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

詣府投刺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

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入九處違家鄉

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高堂未授

衣

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為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詔廣州幕吏鞠之

吏少年自負殊不假貸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踏左佛堂曰雀兒未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

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平原莊有一石甚奇人醉坐其

上即醒名曰醒石德裕戒子孫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李德裕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東南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銜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贊皇公在中水悉用惠山泉時謂水通有使京口者令於金山下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至石城方憶

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李文饒再貶朱崖道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李德

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
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李德裕在相位頗為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為
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亦有
惡之者為詩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
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
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鷓還千巖萬壑應惆
悵流水斜傾出武關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
竹杖一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鬚
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前所奉
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員而漆之矣公嗟
惋彌日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員方竹杖漆却斷
紋琴

白敏中

王起主文意欲以第一人處之恨其與賀拔基為友基有文而落魄因密

令親知述意俾與基絕既而基造門敏中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

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
中今當更取基矣遂以第一人處基而敏
中居
三焉

白敏中與樂天行簡兄弟相繼中第樂天作詩云
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
先語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
馬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
胡中第六胡也魯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

地莫向樽前語氣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
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
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崔鉉字台碩元略之子後相宣宗太液亭宴
餞賜詩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當世
榮之嘗朝罷謂侍臣曰崔
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

崔魏公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
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曰此兒

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

崔鉉初為荆南節度李石從事開成中鉉拜相而石猶在鎮賀啟云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崔鉉在相位所與善者鄭魯楊紹段復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

馬植

字存之為李贊皇所抑白敏中當國不次用之

唐京兆府試與同州華州解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鋒時及秋賦榜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惟盧洪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馬植方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踈矣白石又殊於珉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醜俄為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

今來齟務。又中老拳。

植罷安南都獲及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
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
白截竹為筒作笛吹鳳皇池上鳳皇飛勞君更
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邀問則失之矣後
自黔南召入為大理遷刑部判鹽鐵拜相

章孝標

子碣或謂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

元和中考標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
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
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向誰
家門戶飛

李紳鎮揚州請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
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窓拂
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孝標及第後寄李紳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

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
紳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
不鍍。金十載長安得第一。何須空腹用高心。
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
上題詩客一半尋。為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
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
人。改為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
久乎。及還鄉而逝。

章碣焚書坑詩曰。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
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章碣未第時方干贈詩曰。織錦雖云用舊機。抽
梭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葉。未可便攀低處
枝。籍地落花春半後。打窓斜雪夜深時。此時才
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後登乾符進士

姚合

崇魯孫終
秘書少監

唐人及第後或遇舊題名處即加前字有詩曰。曾

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元和中姚合
及第賦詩曰新銜添一字舊友讓前途

姚合及第後調武功尉意甚不愜有閑居詩云縣
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
作書題

張又新

字孔昭薦之子時號張三頭謂
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張又新嘗作廣陵從事有佐酒妓每致情焉後二

十年罷江南郡舟道廣陵適李紳鎮淮南又新
素與李隙方懼其讐已而又遇風漂沒二子乃
投長牋首謝李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
固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而宴遇殊
厚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目張涕下李起更衣
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
時求夢不曾眠今耒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
瑁筵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張醉歸李令妓

就之

張郎中與楊虔州友善楊妻有德無容楊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欲得美室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溪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張不勝忿應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乃為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張又新刺九江有門士劉魯風往謁之為典謁者所阻作詩云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報知客名紙毛生不肯通

又新初與李仲

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張樵輿程昔範八人附李逢吉又有從而附麗之者八人皆任要處號八

閔十六子

胡釘鉸

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每因
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柳惲也平
生善為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
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曰但率子意言之
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時人謂之釘鉸詩其喜
圃田韓少府見訪曰忽聞梅福未相訪笑着荷
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藥
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
鶯下柳條又觀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
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
魚驚不應人

郭捧劍

咸陽郭氏僕媵甚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
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驅榮每遭鞭捶終

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
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
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
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
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
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
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
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

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文宗涵

性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劈不開者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具足賜與

善寺

太和末帝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帝惡之雖登
臨遊幸未嘗為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
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

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
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舒元
輿詞不覺嘆息泣下沾衣

開成中裴晉公以病丐還東都帝命盧洪宣諭曰
為朕卧護北門也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
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
家柱石哀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
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瘥可他日

進未御札及門而度薨

文宗御宴宮妓沈翹翹舞河滿子其詞云浮雲蔽
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念君
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玉環遂問其
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没入掖庭易姓沈
因配樂籍本藝方響乃白玉也因奏梁州曲音
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禁欲遣人翹翹不
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

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數年後誠使
日本久不歸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為一曲名
憶秦郎云

柳公權

字誠懸公綽之弟當時大臣家碑誌
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八貢
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唐朝歐陽詢
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
符經序三公以書
名三碑又最精者

文宗時柳公權充翰林學士從幸永安宮苑中駐
蹕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

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可賀我
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
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

賞之

公權為學士日每玉堂召對蠟
燭見跋宮人以蠟揉紙繼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
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于壁上
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公推嘗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入朝名品號錦
樣書以進上方御剪刀麪月兒羹即命分賜

武宗朝柳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
謂公推曰朕惟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
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推略不佇思而成
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
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
人上前拜謝之

柳誠懸常貯盃盃一笥滕絨如故

所貯物皆亡

奴妄言叵測者誠懸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楊敬之

字茂孝文宗命為祭酒兼太常少卿
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項斯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
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
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
明年擢上第

王彥威

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
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為

簾官大率重內而輕外王彥威有詩刻石宣武
軍鼓角樓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
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
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與長安舊冠蓋
麤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
至茲鎮故有是句

劉得仁

咸通間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
十餘人請賜一官以慰地下得仁其一

也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尸
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
常自述曰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
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為詩吊之

得仁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
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杜牧

字牧之時稱小杜以別杜甫為睦州刺
史訟簡刑清號紫薇太守揚州蘇隱夜
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牧阿房宮賦聲緊
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

大如豆殺
之即止

杜舍人牧弱冠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寺中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云修何業衆具以對且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吾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太和末牧佐宣州幕遊湖州刺史崔元亮為設宴

張水嬉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十餘歲真國色也牧命至舟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不來乃從他適後大中三年牧乞守湖州比至則十四年女從人已三載生二子矣牧悵然賦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杜牧為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

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
 十幅紅綃補破袂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
 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收同
 州酒亂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眾賓兼
 恃歌聲自以為邦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
 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
 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
 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又陸巖夢桂州筵上贈
 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感顏更顏
 顏眼晴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
 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遠梁間孟楊死後欲千載
 猶有佳人覓往還

杜牧之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
 鎮間居聲伎豪侈嘗開筵集朝士以杜持憲不
 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
 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李云聞有紫雲者
 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
 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乃自飲
 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
 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閑逸旁

若無人

初牛竒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每夜出狹斜痛
飲酣醉而歸竒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拾遺
召臨別公因以縱逸為戒牧之初猶抵飾牛命
取一篋以示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
也杜始愧謝後牧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
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
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舩船一棹

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

烟輕颺落花風

竒章公卒杜為誌極
言其美報所知也

魏扶

太和中
進士

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
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
初心及放榜無名子削其梧桐鎖閉曾是不將
二字為五言詩以譏之

范鄴

劉郇伯與范鄴郎中為詩友范曾得一句云歲盡
天涯雨久而莫屬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
范甚賞之

太和八年放榜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
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
鄴依舊蓋番壇

雍陶

字國鈞太和未進士後自
國子毛詩博士刺簡州

雍陶蜀川上第後稍薄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

舉歸三峽責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鳳水
連巴字豈無魚陶得詩悸報乃有孤首之思

雍陶為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挫折
之投贄者稀得見有馮道明者請謁詒闈者曰
與太守故舊及引見呵責曰與公昧平生何故
舊之有道明曰誦公詩日得相見何隔平生遂
吟雍白鷺詩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
未知又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又

江聲秋八峽。雨氣夜侵樓。雍聞吟歡狎。道明遂如曩。簪之交。

折柳橋在簡縣。初名情盡橋。雍陶典雅州日送客。至其地。問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名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因賦詩曰。從來只說情難盡。何事教名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教離恨一條條。自後送別必吟是詩。

李商隱 字義山。自稱玉溪子。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時與温庭筠

段成式輩相夸號三十六體

李義山少遊長安。投宿旅店。適主人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義山后就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義山。

李商隱。淚詩。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數。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

秋。八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
抵青袍送玉珂。

商隱為彭陽公

楚令狐

從事以牋奏受知彭陽子綯

繼相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息踈之重
陽日商隱詣綯廳事題云曾共山翁把酒卮霜
天白菊遠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
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蒼空教楚客詠江籬郎君
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觀之慙恨扁

鎖此廳終身不處

韓偓父瞻開成六年李義山同年也義山有餞韓
同年西迎家室戲贈云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綠
貴婿起珠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
頭雲路招邀回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
嚮無人寄瘦盡瓊枝為四愁偓小字冬郎義山
云嘗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之風
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

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嘗有送宮人入道詩云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按入道秘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絲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侯見再拜自陳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義山詩出此

盧肇

字子發登第時或問由來曰肇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

亦猶沅江出鰲甲九肋者稀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未送肇有謝啓云巨鰲負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眼人數

擠排深慙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盧肇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而肇貧同日赴舉郡守獨餞頗于郵亭肇駐蹇十里以俟明年肇狀元歸郡守大慙會延肇看競渡肇席中賦詩曰石溪久住思端午館驛樓前看發機鞞鼓動時雷隱隱獸頭凌處雪微微衝波突出人齊噉躍浪爭先鳥退飛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歸。

牛竒章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初計偕至襄陽
竒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
其髻插釵於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即賦
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知道相
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皇甫松牛竒章公
之甥怨公不薦為

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游玳
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

李德裕嘗左宦宜春盧肇以文見知既拜相舊例

放榜先呈宰相王起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問為
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以不與及第起遂依次
放之唐制進士放榜訖則謁宰相即榜元致詞
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口吃又形
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
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
竟不能發後語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
君善箏可得聞乎稜猶不悟友人曰昨日聞稜

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張祜於甘露寺觀肇詩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也祜曰日月先。先到山河勢盡。未肇曰地從京口斷。人自海門回。因而仰伏。

王鐸富有才情。數舉未捷。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乃旌鐸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然。遂擢上第。

裴思謙

開成初
登上第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許瀍

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病。夢至崑崙。見數人飲。招之。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座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何故顯余姓。

名於人間坐中即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

薛逢

字陶臣崔鉉相
日引直弘文館

會昌中薛逢累遷巴州刺史人歌曰日出而耕日
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
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
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
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

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也。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
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
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
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
又怒之。

趙嘏

字承祐曾有一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
水邊歸去一閑人果卒於渭南尉

杜紫微覽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入倚樓吟味不已。因目為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秦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趙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惑之。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為鶴林遊。浙帥窺其姬。遂奄有之。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

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堯昇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羌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昇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會昌末。陳商榜翰林。覆落。張瀆等八人。趙渭南貽瀆等詩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僊真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令狐楚自翰林學士拜相。子綯自湖州召入翰林。

為學士間歲拜相趙嘏獻詩曰鷲在鄉雲水在
壺代天才業奉訐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
商八畫圖昨夜星辰回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
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薛能 字大拙會昌末進士官徐州節度使

薛能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為詩
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抑逾又云焚却蜀書宜
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又曰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

爭遣名為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

刊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汚

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

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緱山也無

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能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譏四皓曰如何髮

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譏孔明屢見於篇章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當是口也報

薛能獻僕射相公云清如水玉重如山百辟嚴趨

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相見盡開顏朝
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晝閑致却垂衣更
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壻薛能為儻相乃為詩
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樛蒲局望月還登乞巧
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綠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
知元在鞍橋裏將為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
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秦宗權始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
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曰事續云烏靴響暮廳
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
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

張揆

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綉回
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
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

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綉作龜
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宣宗枕

帝酷愛進士及第常於內
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
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
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
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

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後竟踐位。

南昌有百丈山。吳源水倒出。飛下千尺。故號百丈。下有智院。宣宗遯跡方外。時嘗至此。題詩云。日月每從肩山過。山河長向掌中看。

宣宗重陽日。賜宴羣臣。有御製詩略曰。欵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魏謩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

魏蹈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

白樂天卒。宣宗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量一愴然。

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云。牡丹帶露真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接花打人。時有

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接花
打人耶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
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
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左右對光
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
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

鄭顥

宰相綱之孫以起居郎尚宣
宗女萬壽公主恩寵無比

鄭顥因壽昌節上壽回夢一宮殿與十數人納涼
聯句既悟省石門霧露白玉殿葢苔青十字怪
其不祥不數日宣宗弓劍上僊方悟其事乃續
為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流長
景蕭洒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斜
烏歛翼風動鶴踈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
石門霧露白玉殿葢苔青若匪灾先兆何緣思
入冥御爐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

滕閱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亦

卒石門二句杜甫集中詩也

裴休字公美大中六年拜相為人醜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者

裴休贈黃蘗山僧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

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江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

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以此詩呈示黃蘗

黃蘗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

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

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

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

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為傳

心法要云

溫庭筠字飛卿本名岐曾於江淮為親表辱之由是改名以早行詩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知名於世詞號金荃集子憲

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

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號温八吟李義山謂曰
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
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宣皇好微行與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
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
得非六叅簿尉之類帝曰非也會執政有奏庭
筠攪擾場屋黜方城尉紀唐夫送以詩擅場當
時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

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消
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
千山與萬津唐夫以此得名

宣宗嘗賦詩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
庭筠乃對以玉條脫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
翁温以蒼耳子為對他皆類此

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
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時號蘇捏佛温庭

筠遽曰好對蜜陀僧

温庭筠見蓬蟲蝶得句云蜜官金翼使徧示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云花賊玉腰奴

宣皇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絢假温庭筠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洩温遽言於人由是踈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内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令狐絢曾以舊事訪於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絢益怒奏

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令狐絢為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冒令者温庭筠戲為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鑪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邠公聞之遺絹千

足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溫岐為友好。作歌曲。既入臺。為三院所詭。曰能為淫艷之歌。有異清潔之士。其南歌子詞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又曰。鞦韆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二人又為新添聲揚柳枝。

詞裴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子没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詞云。一尺深紅。朦朧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乃

劉採春女也崔寵愛之令一陳音韻以為浮艷

之美德華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不取温裴

所稱歌曲二君深有愧色德華所唱楊柳枝詞
滕邁郎中一首三條

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

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江邊楊柳

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慙
慙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柳

千條二十年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
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二首枝開芳腰葉開眉

春未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
拂地垂又曰梁苑隨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

風那堪更想千年後
誰見楊花入漢宮

段成式與温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

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

相思

温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

之東足。嫵婉嫦娥之結鄰。碧纒緗鈎。鸞尾鳳頭。

鞦韆稱雅舞。履蹠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

縹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

之施羅襪紅蕖之艷。豐趺縞錦之奇。凌波微步，瞥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為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棄側聽東晞，佩玉聲先是段成式寄飛卿詩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因作

此答之

溫憲僖昭間就試，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滎陽公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

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一人

光啟中温憲為山南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
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
廣乃不侯之將温終於南山從事

段成式

字柯古文昌子嘗宦游至辰著酉陽雜俎為處州刺史境内惡溪多水恠

成式下車水恠辟
易民遂呼為好溪

池州周繇與段成式韋蟾同遊襄陽徐商幕府襄
陽中堂賞花繇與妓入戲語成式嘲之曰鸞重

花前選孟光東山浦客酒初狂素娥畢竟難防

備燒得河車莫遣嘗繇和云迴簪轉黛喜猜防

粉署裁詩助酒狂若遇仙丹借羽化便隨簫史

亦何傷

繇登咸通進士以明皇夢鍾馗賦詩得
名調池之至德令李昭象以詩送之曰

投文得任而今少
佩印還家古所榮

段成式不赴光風亭夜宴贈周繇云屏開屈膝見

吳娃蠻臘同心四照花姹女不愁難管領斬新

鈿裏得黃牙繇和云玉樹瓊筵映彩霞澄虛樓

閣似仙家只緣存想歸蘭室不向春風看夜花
時宴中妓有醉毆者温飛卿曰若狀此便可以
疾面對摔胡成式乃曰摔胡雲彩落痕面月痕
消又曰擲履仙鳧起捲衣蝴蝶飄羞中含薄怒
頰裏帶餘嬌醒後猶攘腕歸時更折腰狂夫自
纓絕眉勢倩誰描韋蟾云爭揮鈎弋手競聳踏
搖身傷頰詎關舞捧心非効嘖飛卿云吳國初
成陣王家欲解圍拂巾雙雉叫飄瓦兩鴛飛

襄陽公宴集段成式連罷馳騁坐觀花艷或有眼
飽之嘲周繇賦詩云感鞠且徒為寧如目送時
報讐慙選奕存想恨逶遲促坐疑辟珥啣盃強
朶頤恣情窺窈窕曾恃好風姿色授應難奪神
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講不負少年期成式和詩
云才甘魚目並藝怯馬蹄間王謝初飛蓋姬姜
盡下山縛雞雞角逐射雉豈開顏亂翠移林色
狂紅照座殷防梭齒雖在乞帽鬢慙班儻怒相

如瘦應容累騎還庭筠和云齊馬馳千駟盧姬
逞十三玳筵方矜睐金勒自趨趨墮珥情初冷
鳴鞭戰未酣神交花萼萼眉語柳毵毵

尚書東筦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
劇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
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三鳥孤鸞從來要
匹金雞玉鵠不願成羣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
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

更長斜漢西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
一時稱其美麗

李羣玉

字文山大中間崔相進
其詩以慶士直弘文館

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
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

羣玉在杜丞相棕筵中贈美人云裙拖六幅瀟湘
水鬢聳巫山一朵雲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
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

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

羣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沔陽經二妃廟題云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溪哭杜鵑猶似含嚔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自以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

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李遂禮其神像而去至于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友具述此事段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後二年羣玉果死於洪州段以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稱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請十書吏皆給筆
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
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時未亭午已七千
餘言時路嵩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候
見帝嵩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
曠盃酒間一日與李羣玉相遇嶽麓寺羣玉曰
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
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破題

而授之璘略不佇思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
椶櫚葉散野人頭羣玉遂屈

韋蟾

字隱桂
下杜人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
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
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
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蟾令唱作楊柳枝

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而發

韋蟾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水春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紀姓名

鄭薰字子溥

大中八年鄭薰掌文時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勲烈謂標魯公之後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標曰標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寒默久之時

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嘗曰異時可對五柳先生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年十六及第張續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新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

至禮部侍郎

曹鄴

字業之嘗為四怨三愁五情詩為舍人韋慤所知力薦於主司大中間登第

曹鄴未第時有詩云一辭岩桂叢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

曹鄴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

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陳陶

字嵩伯武宣間自稱三代布衣

陳陶隱南昌西山操行清潔嚴宇牧豫章欲撓之

這小妓蓮花往侍馬陶殊不顧妓乃獻詩求去

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未處士不

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曰近來詩思

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

衾深愧卓文君

後人移其事為陳圖南非也

陳陶種柑橙西山令山童賣之以供朝夕僧貫休

贈詩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

山資近又足

陳陶隴西行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陳陶種蘭詩曰幽人饑如何採蘭充餽糧幽人渴如何醞蘭為酒漿地無青苗租白日如散王不嘗仙人藥瑞坐紅霞房

林傑

字智周為李侍御遠所知鄭立作奇童傳貽之

林傑五歲時父肅攜至王仙君霸壇戲問童子能詩乎傑遂口占云羽客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

盡彫殘不知千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同遊諸公初不謂眇歲之作遽臻於此莫不驚異唐中丞扶命子弟延林傑入學院講習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乞巧詩傑援筆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真神童也

外紀三十五卷終

卷三十五

七

舞山堂外經卷三十五

其



